



格列佛游记

Gulliver's Travels

[英] 乔纳森·斯威夫特 (Jonathan Swift) 著

曾冲明 译

小人国

之间

脑

世界文学史上极具童话色彩的讽刺小说

儿童文学评论家方卫平教授权威推荐

浙江教育出版社

海豚天空
CS-EG0007

格列佛游记

Gulliver's Travels

[英] 乔纳森·斯威夫特 (Jonathan Swift) —— 著
曾冲明 ——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格列佛游记 / (英) 乔纳森·斯威夫特 (Jonathan Swift) 著; 曾冲明译. — 杭州: 浙江教育出版社, 2017.1

书名原文: Gulliver's Travels

ISBN 978-7-5536-5032-6

I. ①格… II. ①乔… ②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 IV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8495 号

格列佛游记 (Gulliver's Travels)

GELIEFO YOUJI

[英] 乔纳森·斯威夫特 (Jonathan Swift) 著 曾冲明 译

责任编辑 孔令宇
监 制 蔡明菲 潘 良
特邀策划 李彩萍 王 维
特邀编辑 温雅卿
营销支持 李 群 张锦涵
美术编辑 韩 波
封面设计 张丽娜
责任校对 刘文芳
责任印务 时小娟
版式设计 李 洁
内文制作 百朗文化

出 版 浙江教育出版社
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 310013
电话 (0571) 85170300 — 80928
邮箱 zjjy@zjcb.com 网址 www.zjeph.com
发 行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59096394 邮箱 jiaoliu@booky.com.cn
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开 本 880mm × 1270mm 1/32
成品尺寸 150mm × 210mm
印 张 10.5
字 数 260 千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36-5032-6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CONTENTS

第一部

小人国游记

A Voyage to Lilliput

/ 001 /

第二部

大人国游记

A Voyage to Brobdingnag

/ 075 /

第三部

飞行岛（磁浮宫）、科幻国、巫师国、长寿国、日本国游记

A Voyage to Laputa, Balnibarbi, Glubbdubdrib, Luggnagg, and Japan

/ 155 /

第四部

神马国游记

A Voyage to the Country of the Houyhnhnms

/ 233 /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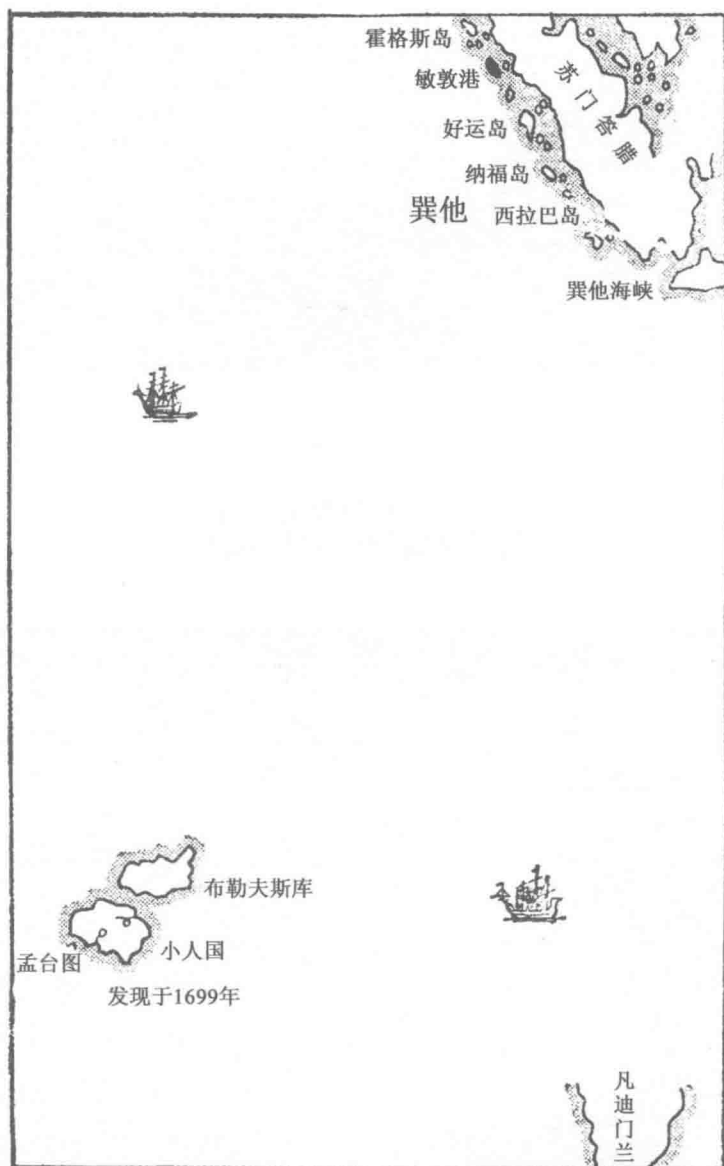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部

小人国游记



A Voyage to Lilliput





第一章

作者介绍他本人与家庭的一些情况和旅行的最初动机。他遭到沉船的海难，但泅水脱险；在小人国安全上岸，但当了俘虏，被押到内地。



我父亲在诺丁汉郡^①有一份小的产业，有五个儿子，我排行第三。我十四岁时，他送我到剑桥^②的伊曼纽尔学院，在那里我攻读了三年。我有一份小额的助学金，但维持我上学的各种费用，对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来说，仍然是一个太大的负担。于是，我不得不在伦敦著名的外科医生杰穆斯·贝茨那里做学徒，一直做了四年。我父亲不时地寄给我小额汇款，我用它们来学习航海，以

.....
① 诺丁汉郡的首府是诺丁汉，在伯明翰东北，中世纪时是重要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。

② 剑桥是剑桥郡的首府，著名的大学城，位于伦敦以北九十公里；剑桥大学建于一二〇九年。



及其他与航海有关的数学知识。我一直相信，这些知识对一个打算旅行的人来说总有一天会有用的。我离开贝茨先生后，便回到父亲那里，在父亲和我叔叔约翰以及其他一些亲戚的帮助下，我筹集了四十英镑，他们还答应每年给我三十英镑以维持我在莱顿^①的生活：我在莱顿攻读医学两年零七个月，因为我知道这对长途航海有用。

从莱顿回来后不久，我被恩师贝茨先生推荐到“燕子”号船上当外科医生，整艘船由船长亚伯拉罕·潘内尔指挥。我跟随他三年半，在利凡特^②和其他几个地方航行了几次。回来后，我决定在伦敦安家，这得到了我的恩师贝茨先生的鼓励，他还把我推荐给一些患者。我在“老犹太区”租了一栋小房子，并接受别人的建议：为了改变生活状况，我和玛丽·布尔彤结婚，她是“新门街”上做内衣生意的艾德蒙·布尔彤先生的二女儿，我和他女儿得到了四百英镑的礼金。

但是，两年后我的恩师去世，而我只有少数几个朋友，我的生意开始衰落。因为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去学太多同行们的那些坏习气，所以在跟妻子以及几个朋友商量以后，我决定再次出海航行。我先后在两艘船上当外科医生，在六年的时间里做过好几次航行，去过东印度和西印度^③，我的财富因此有所增加。我的闲暇

① 莱顿是荷兰的西部城市，在海牙东北十六公里，莱顿大学建于一五七五年。

② 指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。

③ 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到达美洲，误认为它是印度，后来人们称南美与北美大陆之间的群岛为“西印度”，而把亚洲南部的印度和马来群岛等地称为“东印度”。



是在阅读优秀作家的作品中度过的，无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，我总有大量的书籍可读；上岸时我便注意观察风土民情，并且学习当地人的语言——在这方面，由于记忆力好，我感到学起来轻而易举。

这几次航行中，最后一次不是很顺利，我对海感到厌倦了，想留在家里和妻子、家人团聚。我从老犹太区搬到了脚镣胡同，又从那里搬到了伟平，希望在水手当中做生意，但结果不值一提。就这样过了三年，情况并无好转，于是我接受了“羚羊”号船主威廉·普利查德的优厚聘请，当时“羚羊”号正要去南洋一带航行。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，我们从布里斯托尔^①起航。起初，我们的航行很顺利。

由于某些理由，我不便用这一带海上历险的细节打扰读者，告诉读者以下情况也许就足够了。在驶向东印度的途中，我们被猛烈的风暴冲到了凡迪门兰^②的西北。根据观察，我们发现大船处于南纬三十度二分。船员中有十二人因过度劳累与饮食太差而死亡，其余的人也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。十一月五日，当地正是初夏，海上大雾弥漫。在离大船不到半截锚链的地方，水手们发现一座礁石，但风太大，使我们的船直接撞到了礁石，船身立刻

① 布里斯托尔是英格兰西南部海港城市，在布里斯托尔海湾东南岸，十四世纪就已经是英格兰跟爱尔兰、西班牙进行贸易的大海港。

② “凡迪门兰”是“塔斯马尼亚”从前的名字。“塔斯马尼亚”现在是澳大利亚联邦最小的一个州。

破裂。包括我在内的六名船员，把小船放到海里，我们想尽力远离大船和礁石。据我的估计，我们划了大约九海里就划不动了，因为我们在大船上时就已经劳累不堪了。于是，我们只好听从风浪的摆布了。大约半小时后，小船被突然来自北边的狂风掀翻。小船上的同伴以后怎样了？逃到礁石上或者留在大船上的那些人情况如何？这些我不得而知，但可以断定：他们全都失踪了。至于我自己，听天由命，被风浪推着向前，泅水逃生。我多次将双腿下沉，但都没能探到海底。就在我无力再挣扎、几乎完蛋的危急时刻，我发现自己游到了水深不过头顶的地方。而此时，暴风雨也大大减弱。海底的坡度很小，我走了近一英里，才来到岸上。我推测，那时大约是晚上八点钟。

我往前走了近半英里，没有见到有任何房屋或居民的迹象，至少我是因为太虚弱而没能观察到。我疲倦极了，再加上天气炎热，离开大船前又喝过约半品脱^①白兰地，所以很想睡觉。我在草地上躺下来，草很短，也很软，我睡了香甜的一觉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这是我一生中最香甜的一觉了。我估计睡了九小时，因为醒来时，天正大亮。我想站起来，却动弹不得。我偏偏是仰着躺在草地上的，我发现自己的双臂和腿脚都被牢牢地固定在地上了，我的头发，由于又长又厚，也同样地被牢系在草地上。我还感觉到：从腋窝到大腿，斜跨身体，被捆绑着好几条细带子。我

① 一品脱约等于零点六升。

只能朝天上看。太阳开始热起来，白光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我听到周围一片嘈杂声，但躺着的姿势使我除了天空什么也看不到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觉得有个活的东西在我的左腿上蠕动，轻轻地向前移动，越过我的胸脯，几乎到了我的下巴前。我尽可能将眼睛往下看，我感到那是一个没有六英寸^①高、双手拿着弓箭、身背箭筒的人类动物！与此同时，我感觉至少有四十多个他的同类跟在后面。我极为惊讶，大声吼叫，吓得他们全都掉头逃跑。他们中有几个从我身边往地上跳时受了伤，这是我后来知道的。不过当时，他们很快又回来了，其中一个竟敢走到能看见我整个面孔的地方，兴高采烈地举起双手，抬起双眼，用尖细清晰的声音高喊：“海科纳|德古尔！”其他的也把这两个词重复了好几遍，但当时我还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。我一直那样躺着，读者可以想象，那是很不舒服的。最后，我努力挣脱，力求松绑。我总算走运，挣断了细绳子，拔出了将我的左臂固定在地上的木桩，我把左臂举到面前，发现了他们采取的捆绑方法。同时我用力一拉，虽然很疼，但还是将捆绑我左边头发的细绳子稍微松动了一点，这样我才能将头转动两英寸左右。

但是，我还没来得及将这类动物抓住，他们又一次跑掉了。于是，传来了他们的尖声高喊，一阵叫喊声过后，我听见其中一个高喊“托尔戈|风纳克”，即刻就感觉有一百多支箭射中我的左

① 一英寸等于二点五四厘米。一英尺等于十二英寸，大体相当于人的脚板的长度，可见这个“人类动物”高不过“半个脚掌”。

臂，如同有许多根针在刺我。他们又向空中射出了一批飞箭，像我们欧洲人发射炮弹一样。我想，其中很多支落到我身上（尽管我并没有感觉到），有的落在我的脸上，我立刻用左手去遮挡。这一阵飞箭过后，我不由得痛苦地呻吟起来，于是再一次挣扎着松绑，他们就比第一次更猛烈地向我齐射，有几个还试图用梭镖刺我的两侧。幸亏我穿着一件牛皮短衣，他们不能刺进去。我想，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静静地躺着。我打算这样躺到夜晚，那时候我的左手既然已经松绑，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自由。至于这些居民，假如他们全和我看到的那位一般大小，那么我有理由相信，即使他们调来最强大的军队攻击我，我也是能够应付的。但命运对我另有安排。

当这些人发现我安静下来时，就不再放箭了，但就我听到的吵闹声来判断，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地增加。离我约四码远的地方，在我的右耳附近，传来一阵敲打声，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，就好像人们在干活。在木桩与绳子允许的范围内，我将头朝那个方向转动，看见地上竖起了一个有一英尺半高、能容纳四个居民的舞台，旁边架着两三副梯子，用来攀登舞台。他们当中有一个看来很有身份，在舞台上对我发表了长篇演说，但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我本该先提及一点：在这位主要人物演说前，他高喊了三次“朗格洛|德胡尔|桑”（这几个词和前面那些词后来又都被重复说过，并且向我解释过）。紧接着，有五十来个居民走来，割断我的头左边的那些绳子，使我能自由地把头转向右边，并观

察演讲人和他的姿势。看上去他处于中年，比伺候他的另外三个都高。其中一个侍从，身长看来比我的中指要长一些，正握着演讲人背后拖着的衣摆；另外两个分别站在演讲人左右两边，搀扶着他。他充分演绎了演说家的角色，我能察觉到他说了许多威胁的言辞，也说了承诺、同情与友好之类的话语。我只回答了几句，但态度极为恭顺，同时举起左手，双目对着太阳，表示请太阳给我作证。在离开大船前就已几小时没吃过一点东西，此时我几乎饥饿难忍，这种生理需求如此强烈，以至忍不住要表露出来（也许这有悖于严格的礼仪），我就不时地把手指放在嘴边，表示我要吃东西。

那位“胡尔果”（后来我得知，他们这样称呼大臣）十分明白我的意思。他从台上下来，命令在我的两侧放几副梯子，一百多个居民就攀登着梯子，提着一个个盛满肉的篮子，向我的嘴边走来，这些肉是国王接到关于我的情报后立即下令准备并送到这儿来的。我觉察到这是好几种动物的肉，但不能凭味觉分辨出是什么肉。从形状上看，有些像是羊的肩、腿和腰，做得很好吃，但比云雀的翅膀小，这些肉我一口吃两三块。步枪子弹般大小的面包，我一口吃三个。他们尽可能快地供应我吃，同时对我的魁梧与胃口表现惊讶万分。然后我又做出一个要喝酒的手势，他们从我吃东西的情况看出来，少量的酒是不够我喝的。他们都很机灵，所以利索地用缆索将他们最大的一个桶吊上台来，然后把它滚到我的左手边。他们打开桶盖，我一口就喝光了，这是我容易



做到的，因为这只桶只能容纳不到半品脱的酒。酒的味道很像勃艮第^①产的小葡萄酒，但比它醇香可口得多。接着他们又给我弄来了同样大的一桶，我也是同样一饮而尽，并且做了还想喝的各种手势，但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给我喝的了。

我表演完这些奇迹之后，他们兴高采烈，欢呼雀跃，还在我的胸脯上手舞足蹈，又像最初那样重复地喊着“海科纳|德古尔”。他们向我做了个手势，要我把这两只酒桶扔下台去，但先要警告下面的人躲开，高喊“波拉契|米沃兰”。当他们看到这两个桶飞在空中时，全场高呼：“海科纳|德古尔！”我承认，当他们在我的身上前后走动时，我常想抓住最先到达我身上的那四五十个家伙，把他们扔到地上去。但一回忆起我吃过的苦头（也许那还不是他们最坏的做法），回忆起我对他们的承诺和尊重（我这样解释自己的恭顺行为），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些念头。此外，我现在认为，他们如此破费而隆重地款待我，对他们我也应该以礼相待。然而在我的思想里，我十分不理解这帮小家伙儿怎么会如此大胆，竟敢踏上我的身体，行走如常，居然不怕我的一只手已经获得了自由，他们明明看见了我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居然也不颤抖！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看我不再要肉吃了，一位高官便出现在我面前，他是皇帝陛下派来的。这位大臣登上我的右小腿，一直朝我的脸部走来。我看见他有十来个随员。就在我的眼睛跟前，

① 勃艮第是欧洲古国名。今天法国的里昂是该国当时的中心。



他出示了盖有皇帝玉玺的身份证书，讲了大约十分钟的话，虽无任何愤怒的表示，但态度颇为坚决，还不时地指着前方。后来我发现，他是指着约半英里^①外的京城。原来皇帝陛下在会议上同意把我押到京城。我随便回答了几句，没有什么用意。我用已经松绑的左手做了一个手势：用左手碰了碰右手（从钦差大人的头顶掠过，怕伤了他和他的随员），然后又碰了碰头和身子，示意我希望自由。

看来他很明白我的意思，因为他摇头表示不同意，他还举起手来，做了一个手势，表示我必须被当作俘虏带走。不过，他又做了另外一些手势，让我明白：我将享受足够的酒肉，受到很好的待遇。于是，我又一次企图挣断身上的绳索，但我随即就感觉到脸和手被他们的箭射得隐隐作疼，而且全都起了泡，许多箭头仍然扎在里面，同时我也观察到敌人的数目增加了，我只得又一次做手势告诉他们：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处置我。这样，“胡尔果”及其随员礼貌有加、和颜悦色地撤退了。很快我就听到他们一齐高呼，不断地重复着“裴普龙|塞兰”。这时我感觉左边有大批的人在为我解绳索，使我能将身子转向右边，撒了一泡尿，轻松了一下。这一泡尿流量很大，使这些人非常惊讶。他们觉察到我要撒尿，赶忙向左右两边闪开，以躲避来自我的那股又响又猛的洪流。但在这之前，他们已经在我的脸和手上涂了一种很好

.....
① 一英里等于五千二百八十英尺或一千七百六十码，等于一千六百零九公尺。



闻的软膏，几分钟后，所有的刺疼全都消失了。这些情况，加上他们营养丰富的饮食使我恢复了精力，能安稳地睡觉。我睡了大约八小时，这一点后来我得到了证实。这倒也并不奇怪，因为医生们奉皇帝之命，在两桶酒里掺进了一种安眠药水。

看来，我上岸以后，他们一发现我在地上睡觉，就派信使急速报告了皇帝，所以皇帝早就关注此事，并且在会上决定用我前面叙述的方式把我捆绑起来（这是在夜间我睡着时干的），送给我大量的酒肉，并建造一台机器把我运到京城。

这一决定也许显得太大胆和冒险，我深信：在同样情形下，欧洲任何一位君主都不会效仿的。不过，我认为这决定既极为慎重，又十分宽容，假如这些人趁我睡着的时候奋力用梭镖捅我、用弓箭射我，那么我一有刺疼的感觉就会醒来，那样甚至会惹怒我，增添我的力量，使我能够挣断那些绳子。到那时，他们无力抵抗，也就不能指望我的仁慈了。

这个国家的人是最出色的数学家，在机械学方面也达到了很完美的水平，因为他们有皇帝的支持与鼓励，而皇帝又以崇尚学术著称。这位君主让好几台机器装上轮子，用来运载树木和其他重物。他常在产木材的树林里建造最大的军舰，有的长达九英尺，他就用这些带轮子的机器将军舰运到三四百码以外的海边。他这次安排五百个木匠与工程师立即动工建造了运送我的那台机器，这是他们拥有的最大一台机器了。这台机器采用木头框架，高三英寸，长约七英尺，宽四英尺，装有二十二个轮子。我听到

的那一阵高呼声就是在这台机器运到的时候，看来他们在我上岸后的四小时内就出发了。机器被送到我身边，与我躺着的位置平行。可是主要的困难是他们怎样把我抬放到这辆车上。为此工人们竖起了八十根柱子，每根有一英尺高，又用许多绷带将我的脖子、手、身子和腿全都捆住，又将用包扎线那样粗的结实绳索用钩子钩住这些绷带。九百名最强壮的汉子忙着拉绳索，通过固定在柱子顶端的许多滑轮，不到三小时，就把我吊起来，放到了车上。在车上我依然被紧紧地捆绑着。这一切全都是别人告诉我的，因为在这道工序进行当中，由于掺在酒里的安眠药发挥作用，我一直处于沉睡之中。一千五百匹最大的御马，每匹大约四英寸半高，一起拖着朝京城走。我已说过，京城离这里有半英里远。

队伍出发后大约行进四小时，我被一件很可笑的事弄醒了。原来车停下来一段时间，以便修理上面出现的毛病。他们当中有两三个年轻人，因为好奇，想看看我是怎样睡觉的，便爬进机器，轻轻地来到我的脸上。其中一个卫队军官，他把短枪的尖端深深地插进我的左鼻孔里，如同一根稻草戳得我鼻孔发痒，狠打喷嚏。然后他们偷偷溜走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三个星期后，我才知道自己突然醒来的原因。那一天的其余时间，我们进行了长途行军，夜里休息时，我的两侧各有五百名卫队，一半人手持火炬，一半人拿着弓箭，如果我有所动作，他们随时会射击我。第二天早晨，太阳刚升起，我们就继续行军了。大约正午时分，我们到达离城门两百码以内的地方。皇帝和文武百官都出来迎接，